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一

闕逢浩難
盡一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直隸之開州

濟縣東陝西之西安河南之開封許州同日地震丙

子山東曹州地震

攷異明史本紀兩畿河南山東陝西
同時地震據實錄山東之震在丙子

非同時也
今分書之

丁丑大祀南郊禮畢行慶成禮先是上以

災傷欲罷宴修撰唐臯等言郊丘大禮不可廢乃詔行

之 庚辰免上元節宴

乙酉以災傷免浙江嘉興等

明通鑑卷五十一

十四縣稅糧 丙戌下主事桂萼疏令禮部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詳議尊稱典禮以聞 丁亥戶部主事唐胄上言織造之害莫大于遣中官之提督此輩夤緣干請欲以自便其私故成湯自責必以女謁讒夫爲言自古人君養德左右僕從罔非正人宜亟去之以彰憲典況已奉明詔裁革此端一開則凡條內所稱如監督燒造及鎮守守備之等能保其不再干乎臣恐正德諸弊政種種相因遂復不可救藥矣御史王梟亦以爲言章竝下所司 是月朶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擁衆犯邊敕撥團營兵三千備之 南畿大饑詔亟發太倉銀

十五萬兩遣官分振南京侍郎席書復請撥淮徐二倉及南京續到糧米詔發二倉粟各五萬石及南京戶部截留漕糧十萬石命書隨宜給振 二月丁酉下給事中鄧繼曾于獄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荅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之臣恐大器不安也疏入上震怒遂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上初踐阼言路大開言者過于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自此廢黜相

繼矣 庚子侍讀湛若水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難遂此陛下登極下詔時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于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涌人饑相食報無虛月夫屯否之時元氣之消復繫焉今元氣之急莫如親賢願與一二賢大臣講明先王之道以轉屯否之幾疏入下所司知之

丙午大學士楊廷和致仕廷和以議禮不合累疏乞休語露不平又以諫織造忤旨力求去而上方得桂萼諸

人疏慮爲所持勉留至再遂許之賜敕馳驛給廩隸如
例仍敕吏兵二部擬論功世蔭以聞言官交章請留不
報廷和旣去而大禮議復起先是上下廷臣集議大
禮禮部尙書汪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
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
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
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祀孝昭光武中興猶
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
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
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誼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

生前爲子與身後入繼者有異也芻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謂武宗全以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今禮官所執不過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芻議同其南京尙書喬宇楊廉等侍郎何孟春汪

俊汪偉等給事中朱鳴陳江等御史周宣方鳳等郎中
余材林達等員外郎夏良勝郁浩等主事鄭佐徐浩等
進士侯廷訓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
議議上留中尋有旨召張璉桂萼于南京又召霍韜越
旬有五日戊申下詔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

違第本生恩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

攷異汪俊集
廷臣上議諸

書及明史本傳皆書正月實錄系之二月戊申者乃再
下廷議之月日也其言俊等議上俱留中越旬有五日
乃下詔云然則俊之集議上疏在正月二十九日是
年二月丙申朔戊申十三日上朔正月大建之月日正
所謂越旬有五日者也今據實錄統系之戊申下而書
俊等上議于前系以先是二字則于下文旬有五日之
語相應矣惟實錄言召張璉桂萼霍韜于南京時韜謝
病歸粵東不在南京也明書言召張璉桂萼于南京召

席書霍韜于家而書時在南京兵部任中亦非召之于家今分書之至明史桂萼傳同時上疏諸人姓名不具今據實錄增入喬宇等十六人中

庚戌夜南京地震

辛亥蘇常鎮三府地震

及異蘇常鎮三府地震明史五行志作正月辛巳今據實錄

庚申以各處水旱相仍及連月地震敕羣臣修省竝

利弊當興當革者條具以聞 乙丑下御史朱泚馬明

衡于獄先是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泚言

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

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

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

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

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卽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上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上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入上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幃歸過于上趣下詔獄拷訊修撰舒芬言昭聖皇太后聖且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輕重況陛下于所生有加稱之議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伏乞別降諭旨以彰至孝詔以芬出位妄言奪俸三月已御史蕭一中言朝廷設臺諫爲耳目之官所以防天下之壅蔽今御史馬明衡朱泚言涉狂直遽下詔獄臣

恐中外聞之將謂陛下以言爲諱雖有奸邪欺罔之情何由上聞乞賜矜宥以彰聖德章下所司于是御史季本陳返戶部員外郎林應璫相繼論救上怒竝下詔獄皆論謫時上必欲殺制明衡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成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二人遂廢明衡故主事思聰子也先是汪俊等再集廷臣議以上尊崇意切不敢違乃請于本生考本生母上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官擇日加尊號祭告

郊廟頒詔天下又諭別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于是
俊等復上疏爭之畧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猶
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
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
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于藩邸而陛
下得迎興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獻帝以
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
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報曰朕但欲別
建一室于奉先殿側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
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令陳狀俊具疏引罪奉旨切

責攷異俊等再議之上亦在二月實錄系之三月朔者
揭下詔之日故于俊等再議仍系以先是二字下文
言留中十餘日明史汪俊傳亦言議上復留十餘日
至三月朔乃詔禮官云云據實錄也今同系之三月
已巳吏部尙書喬宇等疏言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庶
之大宗始不絕若名稱之間則大明律乃太祖所定考
其所稱則所後所生同名父母而于所生者冠以本生
二字則於所後有別伏願陛下遵聖訓律文定擬名稱
于孝宗稱皇考于興獻帝稱本生考則隆殺輕重釐然
自別報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偏厚本生而是時議于本
生皇考上去興獻二字上尊謚曰恭穆獻皇帝于是修
撰唐臯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紳御史鄭本公等交

章抗言大畧謂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統毫無分別狎及本公等復極以立庶大內爲不經疏入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姑置不問餘皆奪俸三月

庚午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嶺討廣東賊平之初廣東新甯恩平賊蔡猛三等剽掠衆至數萬嶺合兵三萬餘人擊新甯諸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投首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是役者尋又平程鄉歸善賊捷聞賜敕獎資 壬申振淮揚饑御史朱衣往勘言淮揚諸郡父子相食殍

謹載道復命發帑截漕振之 己卯禮部尙書汪俊復

上疏論大禮先是上不從廷議趣立庶甚急俊以有干

正統不奉詔復下廷議至是俊等集諸臣議曰謹按先

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設仿周特祀

姜嫄制也至爲本生立庶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

爲定陶恭王立庶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貽

後世之譏臣等不敢以衰世之事導陛下請于安陸特

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庶俟它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孝思于無窮矣命仍遵

前旨再議 辛巳振河南饑 丙戌張璉桂萼復自南

京各上疏爭大禮璫言陛下以入繼大統之君而禮官強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伏讀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于推尊之重不察于父子之親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憾旣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已慙矣故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旣更推崇之義安在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

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萼亦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不知陛下之孝其親不在于皇而在于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微稱何益于孝陛下不將終其身爲無父人乎二議竝上上益大喜趣召益急仍下禮部會議以聞禮部尙書汪俊罷俊以議禮不協再疏引疾求退上責以肆慢聽之去廷推吏部侍郎賈詠禮部侍郎吳一鵬代之特旨召南京兵部侍郎席書爲禮部尙書書未至命一鵬代

管部事 夏四月乙未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

各疏論主事張璫霍韜首爲厲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

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竊衆議以濟已私攘臂不顧

熒惑聖聰請竝斥之以謝天下而磐疏謂今欲別建一

席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席矣孝宗旣

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席

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竝下所司 戊戌九卿

吏部喬宇等合疏請留汪俊罷召張璫桂萼等又言前

論事黜謫之馬明衡季本陳逅等先後効忠不宜坐以

離間至席書不與廷推特由內降乃百數十年所未有

者請收回成命令書仍守故職疏入報聞 張璉桂萼

聞召復自南京偕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

合疏論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

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兩

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舜

視天下猶草芥惟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

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能一日安乎

臣等大懼欺蔽因循不克贊成大孝請陛下親御朝堂

明詔百官示以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之例前此典禮

未及詳稽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
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如此則在朝百工有不
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之天下此卽周禮詢羣臣
詢萬民之意也上得疏大悅而是時本生之稱已從廷

議遂報聞

攷異據實錄前後詔諭但欲于本生父母加

皇字而已自桂萼疏上乃有稱孝宗皇伯考

與獻皇考之議伯璉等自南京聞召乃請去本生二字

而是時頒詔仍從本生之稱蓋蔣冕毛紀等格之也故

明史紀事本末言璉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兩考並稱綱

常紊矣據此則璉等此疏乃欲于未頒詔之前奏請更

正而是時微稱已定故實錄但書報聞二字然已爲稱

孝宗爲皇伯考張本矣諸書皆系之四月頒詔之後今

據實錄

月日

已亥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以病請告不允獻

夫疏上廷臣目之爲邪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

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卒以此嚮用禮部侍郎吳一鵬既署尙書會上趣建獻帝廟甚急壬寅一鵬復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庶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庶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甯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璠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仿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

在考不考遂欲改孝宗爲皇伯考臣等厯稽前古未有
神王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
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
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
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璵莠
等法司按治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
冲歲黨同執議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
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禮官卽擇日
具儀仍執違者無赦

攷異據寶錄書禮部會文武羣臣
不書名蓋是時正一鵬署部事也

明史一鵬本傳書之並云時

嘉靖三年四月也今據之

己酉生昭聖皇太后尊

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癸丑追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大赦頒詔天下 丙辰都給事中李學曾

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所能堪吏部

尙書喬宇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聰孽尤

很悞宜罷二人書仍故職竝聽方獻夫致仕去時張漢

卿亦劾書振濟乖方乞遣官往勘書亦屢辭新命竝錄

上大禮考議且請遣官勘振荒狀從之 丁巳以旱災

風蕪罷端陽宴京師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竝敕羣臣

修省 辛酉編修鄒守益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
恩屢下廷臣會議諸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責昔曾元以
父寢疾憚于易簣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
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
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
之嘆且羣臣欲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
督過之以爲忤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當時
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
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復召

其去國者無使奸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疏入上大怒
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 是月戶部侍郎胡瓚等
言大禮已定席書督振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
上從之竝止璉等勿來時璉等已抵鳳陽見邸報敕加
尊號復馳疏論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
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爲親之之詞而禮
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詞也且禮官懼臣等面質故
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此二字天下後世將終
以陛下爲孝宗子墮其欺蔽中矣于是上益心動趣復
召之取異胡瓚以大禮已定請止席書及璉等實錄
不具證之明史璉傳言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

命上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云云與明
史紀事本末合惟胡瓚佚其名今據紀事增入 五
月乙丑大學士蔣冕致仕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
上愈欲尊崇所生遂禮尙汪俊以休冕而用席書代之
且召張璉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
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
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爲
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
聖而于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
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
愚斷斷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

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
張璠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晴
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
計哉因力求去上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荅之冕再疏
請罷建廟議且乞休疏中復以天變爲言上益不悅遂
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
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
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諂
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及軍民利病敷
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爲己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

直上謂大禮已定柙摠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獄
拷訊于是尙書喬宇言適當天變修省之時求言正切
而柙與鄒守益皆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爲諱況
翰林侍從之官尤宜待以優禮未可以非罪見辱給事
中張紳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俱下所司尋有
旨謫柙山東解州判官 壬申上手敕以奉先殿西室
爲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命禮官具儀以聞丁丑命
署禮部尙書吳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
神主于安陸一鵬上言歷攷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
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

穆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
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
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
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展孝思則本生之情既
隆正統之義亦盡矣奏入不納趣卽治行一鵬慮中使
爲道途患疏請禁約上善其言而戒飭之 己卯以吏
部尙書石瑄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瑄旣改掌詹事
府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里屢乞致仕言官交章請
留乃起赴官至是入閤亦以祀獻帝于奉先殿側爲非
禮不報 辛卯中官谷大用旣謫孝陵司香奏乞留京

調理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先帝初政清明未幾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甯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先帝不克正其終陛下知之節奉詔旨列其罪狀死有餘辜一旦何所窺矚敢違前旨爲干進地若不早痛遏恐乘間復起不至擾亂天下不已也章下所司知之 六月張璉桂萼至京復條上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與獻爲正時廷臣方側目于二人萼稱疾不敢出璉數日後始朝而恣肆論列不已戊戌禮科給事中張紳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通章論劾紳等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庶

離間官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宜亟出之爲人臣不忠者戒本公等言璵莠首肆欺罔黃綰爲其鷹犬宗明有如走隸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尙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罷而再頒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日瑾甯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同時御史戴金言莠等旣被召命而從容道途詔令已布奏瀆不休御史章袞言璵莠等敢以新詔爲謾定禮爲非妄肆更張務爲欺誕御史張日鞏言席書等乘間獻諛陽竊禮經之文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賁御史郭希愈沈教涂相等交章累上

俱下所司 辛丑上以觀德殿將成命太常寺協律郎
崔元初集樂舞生二十餘人肄于大內太常寺卿汪舉
以其未奉明詔請治元初等擅入罪上命寺官一員導
之于是禮部侍郎朱希周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
設不從舉復爭之奉旨詰責

既異事見明史希周本傳
月日則據實錄惟元初實

錄作元初
今據明史

丙午擢桂萼張璉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

侍講學士時廷臣交章劾璉等上獨是其言將考興獻
而伯孝宗給事中張翀等憂之會席書以振濟爲言官
所劾翀乃乘間取廷臣劾萼璉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
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卽撲殺之璉等以其語上

聞上因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遂
特進璉等三人言于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
修王思疏請罷斥已而修撰楊慎復偕同列三十六人
上言臣等與萑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說也萑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既超擢萑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
罷歸上怒俱切責停俸有差自是而大禮之訟興伏門
之獄起矣 辛亥桂萑張璉方獻夫上疏辭學士萑請
令召對大廷與璉面折諸臣之非正兩考之謬璉言兩
考之失不更萬世之笑未已優詔荅之于是尙書喬宇

言內降恩澤施于倖佞之人若士大夫一與其列卽不
爲清議所齒今言官論劾萼等前後十二疏矣夫聖朝
養士當以名節自愛以翰林清望之選而使干進者得
之內降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上以
字違忤切責之已而吏科給事中李學會等二十九人
河南道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竝疏言萼等曲學偏見
紊亂典章爲聖世所必誅乃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又
以傳奉得之其爲聖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續陳相又特
疏極論席書及璉萼等罪狀請正典刑上怒詰責學會
等令對狀已而學會上疏伏罪宥之而以續相欺罔妬

賢下鎮撫司拷訊已俱降二級調外任 吏部員外郎
亳州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其畧言陛
下繼祖體而承適統正合于爲人後之義而二三臣詭
經畔禮謂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
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
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
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
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禮言繼祖繼
禰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
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公羊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故儀

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服之以父母之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今但服以父母之服而不爲之子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未嘗子之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庸而奉其祀乎何其言之悖禮若是也爲是言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于是又爲遁詞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不知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是繼嗣卽所以繼統統

與嗣非有二也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之覬覦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固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于先君則子也故

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
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
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于武宗正統不屬于獻帝是非
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變不正之舉
是悖禮之尤者也其它所辨七事亦多仿此疏入上以
憇出位妄言下鎮撫司拷訊于是張璉桂萼復列欺罔
十三事力折廷臣疏奏留中 戊午鴻臚寺少卿胡侍

劾璉萼二人越禮背經因据所條奏反復辨論凡千餘

言上怒命逮治尋以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

張異段續
陳相胡侍

三人劾張璉等及薛蕙上爲人後解明史本紀俱系之
是年六月無日明史稿系段陳二人及薛蕙于辛亥系

與侍于戊午皆据實錄日分而李學會二十九人吉棠等四十五人皆在辛亥之前後問學會等以請罪而宥之故但下段陳二人于

獄也今悉据實錄增大

辛酉順天保定河間及南直

隸徐州蝗敕有司捕之且覈實災傷之處量予蠲免

是月以蔣冕去進毛紀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都御

史俞諫以疾告改南京刑部尚書邊憲代之 秋七月

己巳吏部尚書喬宇致仕上卽位之初銳意求治宇以

選郎擢長吏部與林俊孫交彭澤竝召皆海內人望也

俊等相繼去獨宇在位所執漸不見聽又以屢爭大禮

請罷張璉桂萼等忤旨遂以微疾乞休許之賜驛給廩

隸如例 御史王時柯言桂萼等以議禮迎合傳陞美

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公論今諸臣
超遷而言者獲罪恐海內聞之以陛下乏包荒之量也
疏入奉旨切責 壬申免南畿十府二州被災夏稅

乙亥諭禮部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趣令
具儀侍郎朱希周乃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陛下
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
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
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親之義寓焉何嫌于此而必
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于是翰林學士豐熙等疏言陛
下頒詔三年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

育之報臣等聞命驚皇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

人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

禮貽後世之譏豈不爲聖德累哉同時六科給事中張

紳等十三道御史余翺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

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大理

寺丞母德純等俱率同官上疏諫上怒甚命逮其爲首

者熙紳等八人于詔獄

及異諸書及明史何孟春傳皆言八人下詔獄卽伏哭左順門

之事證之實錄此八人論諫皆書之乙亥在戊寅伏哭

之前蓋是時各衙門先後執奏上以八人爲臺諫府部

之首特旨下之詔獄迨伏哭左順門則此八人尙未入

獄故追論時牽連並記也且八人姓名皆與明史傳合

惟紀事本末漏去余翺又諸書所記大禮

初上用桂

上疏諸人先後參差今悉據實錄月日

莠等議欲亟去本生二字屢遣司禮監至內閣諭大學士毛紀等皆力言不可乃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懼退乃集廷臣左順門宣勅以後四日恭上冊寶于是翰林臺諫諸臣前後章凡十三上紀復與石珪合疏爭之竝請頒諭臣民示以宗廟之禮決不改稱亦不更詔天下則九廟神靈皆安卽獻帝之心亦安矣得報已有旨。戊寅下議禮諸臣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錦衣衛獄先是張璠以欺罔十三事斥廷臣爲朋黨侍郎何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折璠等疏入留中一時先後具

疏爭者皆留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于眾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帝卒從之此本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攘袂起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紳等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轉相號召于是九卿則尙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叅議葛禮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

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
楊維聰姚涑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
章王三錫余承勲陸鈺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
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
漢卿張原謝賈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
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
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勦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
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
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
瓊張濂何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

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
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
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
易揚淮胡宗明粟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
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尙志
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
錄周詔戴亢繆宗周卬其仁俎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
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
聽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灤主事張鏗豐坊仵瑜
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晉姚

汝臯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漆
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倫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
質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
張我詹潮胡璉范錄陳力張大翰葉應驄白轍許路員
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字何鰲楊
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
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
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鋐龐涓主事伍餘福張
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鬪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
正母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暉劉道許事陳大綱鍾雲瑞

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鶻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

順門上令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

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上大怒遣錦衣先執爲

首者于是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

上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

而令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俱待罪

攷異明史

本紀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獄在七月戊寅

明史稱系之丁丑並書逮其爲首者之豐熙張翀等卽

下獄之八人者是也惟實錄則但于乙亥書下熙等八

人于詔獄而以後廷臣伏闕及同哭左順門之事一概

漏脫證之明史何孟春傳所載伏闕之二百二十餘人

皆著其官及其姓名核之明史紀事本末徐氏典彙諸

書皆同蓋當時國史非野史也翰林二十二二人連楊慎

王元正數之諸書作二十人者以慎與元正倡議在先

受杖在後也給事中二十一人諸書作十六人者劉濟安著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五人受杖在後而時柯非給事明史改入御史中又增入爲首之張紳爲二十一人也御史三十人諸書作二十九人蓋明史連王時柯數之也自諸司郎官以下人數姓名皆同惟繫獄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紀事本末諸書所載與明史同而三編日中所載則云楊慎等獄門大哭上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爲嫌多爲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據此則似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之外仍有五十餘人而續繫之姓名皆不可攷矣今所叙次悉據明史何孟春傳餘詳攷證中

己卯上章聖皇太后尊

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是日尙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皆不赴行禮上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切責而是時庶僚盡繫獄中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

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
早寬繹綬用襄大典不納 癸未杖馬理等于廷編修

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

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潔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

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六人皆病創先後卒三編

實實云廷臣受杖死者明史世宗本紀明實錄以為十

六人何孟春傳以為十八人王思傳以為十七人證之

明實錄不載張原故止十六人然攷明史張原傳云原

再被杖創重卒則王思傳稱十七人者為得其實云按

十七人姓名皆見明史王思傳中俱云病創先後卒證

之張原傳言原再被杖創重卒據此則原以二次受杖

死蓋在楊慎等再杖七人之列故明史本紀系王相等

十六人于癸未別系張原于辛卯是張原以辛卯再被

杖而卒本紀分書之合之則仍十七人與傳合明史之

謹嚴周密如此今據書之其愈孟春傳言十八人疑八

字轉寫

誤耳

甲申奉安獻皇帝神主于觀德殿上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 丙戌免河南開封府被災夏稅

己丑大學士毛紀致仕紀請宥伏闕諸臣上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權可否然后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權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預聞宜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匡救之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嫉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覲顏朝之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上銜紀亢直聽之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冕正色立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爲首輔亦僅三月遂相繼去論者惜之 辛卯復杖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七人于廷慎等前已被杖越數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糾衆伏哭乃慎等七人倡之也上怒命再杖原受傷創

重卒

攷異明史本紀及列傳皆言再杖七人而張原以

再杖七人皆散見傳中而據王思傳則云初繫之詔獄

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等凡十有七人皆

病創先後卒據此則十七人死之先後雖不可攷而思

以再被杖而卒與張原同是辛卯所杖不止慎等七人

而核之癸未杖死者除去王思又止十五人蓋紀載之

異詞然十七人之數具見後來諸臣請卹疏中似不謬

也是時諸臣受杖死者先後相繼後軍都督府經歷俞

敬言翰林學士豐熙及部寺科道以言下獄拷訊者迹

似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

余禎等俱已故矣熙等在獄者亦垂亾矣而呻吟衽席

病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伏惟獻帝神主已奉迎入楮

願陛下推大孝于天下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故

者優恤其後垂亾者宥釋其身使爲臣者無復以言爲諱宗社幸甚章下所司已而原死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于朝不許大禮既定上始下何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善政淆亂是非且張璉等所上十三條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璉等所條于未進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預議禮之末竊以璉等欺罔故昌言論辯以瀆天聰罪當萬死惟

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幸上怒不
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
輕奪俸一月楊慎豐熙等謫戍有差已而復出孟春爲
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
郎張琮孟春居左蓋贜員也 八月癸巳謫南京太僕
寺少卿夏良勝爲茶陵知州初上卽位以良勝曾諫武
宗南巡被黜召復故官尙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郎中
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張璠
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者所
切齒以久次遷官南卿未赴先是給事中陳洸奉使回

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外轉湖廣僉事仍以舊銜上
疏傅會張璉等議並力詆良勝與尙書喬宇等羣結朋
黨任意擠排以致史道曹嘉等或調外任或擯邊方請
斥罷良勝召還道嘉等以作政言之氣章下吏部侍郎
何孟春言洗已外補猶冒舊銜假建言以亂國典宜行
究問不納竟出良胜于外而命道等俱復舊職 大同
兵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
既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
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外增築水口宣甯等五堡參將
賈鑑督卒嚴致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

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中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聞當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之役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鎮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買鑑裂其尸走屯塞外文錦恐結外寇亟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郭鑑等乃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焚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尸遂焚鎮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上命兵部侍郎李昆

宣敕往欲撫定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
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 己亥禮部尙書席書奉趣入
朝行至德州聞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因馳疏言議
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
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俾自新不允未幾書至京
師大禮議遂定 通政司經歷李繼光言今日大同之
變由朝廷處置甘州叛卒之少寬故敢于縱逆如此邇
遣侍郎李昆往撫未見別有措置臣愚謂驕將悍卒法
不容貸勦撫二事未可少偏乞敕兵部大會廷臣妙選
時望假以事權簡練兵卒討除逆黨以正國法又言追

崇尊號乃人子至情之不容已者羣臣一時昌拂陛下
悉從重處治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嘿自容今日兵變
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大小臣工志之不固氣
之不揚可見矣乞將去位論成者追復賜赦在位者委
任寬假令各陳邊計採擇施行 辛丑霍韜復馳疏論
大禮兩考之失先是韜聞召辭疾不赴至是聞考獻帝
母章聖已去本生之稱意猶未慊復馳疏言今日大禮
之義正統天倫二者而已徒尊正統其弊至于利天下
而弃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
竊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

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
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
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
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上深嘉其忠義趣令趨
朝自是改孝宗爲皇伯考之議復起先是陳沆之上
疏也禮部侍郎吳一鵬自安陸還朝見朝事大變而沆
復踵之講張尤甚乃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
本生昭然不紊而沆妄謂陛下誕生于孝宗沒後三年
嗣位于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
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

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
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
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疏入留中久
之庚戌始得旨以席書方獻夫張璉桂萼前後奏疏及
論議悉下禮部令集廷臣博攷倫理再議以聞 辛亥
南京國子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請罷因言近日至事
張璉等以獻議超遷而內閣蔣冕尙書汪俊以執議見
忤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段續陳相員外
郎薛蕙俱以議禮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
令致仕去 甲寅給事中陳洸復上疏指斥議禮諸臣

吳一鵬金獻民朱希周薛蕙汪俊汪偉等竝及大學士費宏于是宏等皆上疏乞致仕得旨慰留乙卯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賈詠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詠爲人長者在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

是月改南京吏部尙書楊旦爲吏部尙書代喬宇也會旦自南京上書言璫莠學識頗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躡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于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將璫莠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疏奏上方嚮用璫莠獻夫不悅未幾陳洗希旨劾旦未任而免

璫異明史七卿表吏部尙書楊旦是年八月命未任免璫之實錄則旦以未命前上疏劾璫莠

獻夫迨九月更定大禮十月爲陳沈

九月甲子錦衣

所劾令致仕諸誓皆不載今据增
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勲希旨言獻

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事下工部尙書趙瑣以爲改

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

所萃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三也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陵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

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陛下之視顯陵猶

太祖之視仁祖太宗之視孝陵也時五官靈臺郎吳昇

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乃下禮官集議 丙寅

更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獻

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先是上下諸司大禮
疏之留中者令禮部與張璉桂萼方獻夫會議會席書
亦至乃大集廷臣于闕左門議既定大理少卿徐文華
及侍郎汪偉鄭岳猶力爭于武定侯郭勲家初璉萼至
京師數日始朝退班聞朝臣有伺擊者乃出東華門走
入勲家勲喜約爲內助至是倡言曰祖訓如是古禮如
是璉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議越日
大學士石瑄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
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
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

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
今使疏賤讒佞之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
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如在之誠能毋少
動于中乎上得奏不悅戒勿復言而奪文華等俸各二
月已而改題庑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
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書曰孝宗敬
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爲兩全而無害也疏入再奪俸異
徐文華等三人力爭得郭勳言之乃定語見明史文華
本傳實錄不載惟于石瑄疏中言請如鄭岳徐文華所
擬上戒瑄勿復言而奪文華岳俸各二月云云卽文華
等力爭之證也郭勳之倡言定議據明史紀事本末言
璉等至京師已預結勳爲內助者是也
石瑄上疏實錄在丙寅之次日類書之
丙子以上尊

號頒詔天下

論曰大統之干在帝與不帝之分非皇與不皇之異也帝則未有不皇而皇則容有不帝者自古三皇稱皇五帝稱帝秦始皇合二字稱之故加皇于帝之上則皇爲專稱殊皇于帝之外則皇爲通稱考妣之等是也然則皇考皇妣可以通于所生之父母若以帝后尊號而追崇其不爲天子之父母則自開創之天子外無此例也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卽開創追尊之始

蔡邕獨斷言漢高

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宣帝光武皆不敢加尊號于祖父至殤帝追尊所生

父清和王曰孝德皇桓帝追尊所生父蠡吾侯曰孝
崇皇獻帝追尊所生辟廌亭侯曰孝仁皇凡此皆稱
皇不敢稱帝之明證廷和等舍其稱帝稱后者不敢
爭而徒較量于皇字之有無迨至爭考爭皇不得乃
議加本生二字而本生者亦添足續脛之贅文因之
希旨進諛者反以爲自外其親之詞于是激而稱皇
考皇帝與繼體之禰先君無異矣又激而去本生二
字于是竟考興獻不考孝宗而黜孝宗爲皇伯矣夫
以孝宗爲伯父是臣之也非但臣之向也以考孝宗
而兄武宗遂使武宗無後今又以考興獻而伯孝宗

遂使孝宗亦無後何者世宗而後興獻則將使興獻
上爲憲宗後而孝武兩朝之世次俱滅此則議禮之
大變國家之奇禍一時楊慎等三百餘人大呼高孝
皇帝而哭于左順門者誠以有明一代之統至此幾
絕而世宗入爲天子若漢晉之分爲東西宋之分爲
南北所謂統絕而復續者豈不可爲痛哭哉

丙戌土爾番寇肅州初正德之末土爾番求通貢許之
自是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爾濟事

卽拜牙卽見上卷至是

莽爾蘇

卽滿速兒見上卷

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

九疇聞之自甘州晝夜馳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詔

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都督僉事杭雄克總兵官率師西討未至九疇及總兵官姜奭等力戰敗之斬塔實鼎卽他只丁賊乃引去獻民至蘭州賊已退乃以捷聞請見前卷

班師九疇因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報可攷異明史本紀獻民總制軍務杭雄克總兵官太監張忠提督軍務据實錄也三編目中云獻民總制軍務克總兵官疑脫去都督僉事杭雄六字冬十月壬寅陳洸上疏薦致仕大

學士謝遷尚書廖紀起復吏部侍郎胡世甯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姜清而劾汪偉吳一鵬及新陞尚書之楊旦等吏部言洸所薦四臣宜推用而至如旦偉一鵬皆一時人望此必有奸邪欲得其位故嗾洸言之又劾洸

講張大言欲以微峻風聞變置大臣援立私黨不宜居
言官任上不從卒如沈言趣召紀世甯清而黜偉且令
致仕初世甯丁憂歸既免喪家居聞朝廷方議大禮異
議者多得罪世甯獨是張璫等言乞早定追崇大禮未
上語聞京師故沈竝薦之 甲辰應天巡撫都御史吳
廷舉言內官監監收漕運白熟梗米額外科索大率正
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屢奉禁革科索如故請令
提督太倉中官一員與倉場侍郎會同監收戶部議總
督倉場官與內府不相統攝詔內官監收悉如故事每
石加耗一斗不得分外多收違者究治不必別遣巡視

科道官 禮部尙書席書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隨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念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 壬子大學士費宏等言邇者戶部奏徵逋賦自正德元年以後俱限三月內徵完竊恐查催之年分太遠比併之期限太迫民不能堪必生嗟怨蓋十餘年拖欠錢糧迭經赦免卽有二三應徵之數或里長已更換而非經手之人或官吏已陞遷而無可查之案或原欠人戶今已丁糧盡絕或原僉解人今已家產破

蕩雖欲盡法追併勢必不行徒爲仁政之累請令查催
止于正德十年以後比併則以五月十月爲期仍戒諭
差官毋得徇情寬縱亦不得過事苛擾疏入上嘉納行
之 是月起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廖紀爲吏部尚書都
御史邊憲卒以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鉞代之 十一
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言伏讀詔書所裁革錦衣官校
及勇士匠役人等至十餘萬歲省京儲米百五十萬石
今實緣求復者日衆請捕治一二以示警且言中外貴
臣自今毋再陞錦衣諸秩以杜倖門上以書言窒礙難
行不允 癸亥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太監吳勳張志聰

以私恨劾奏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奉旨
逮問竊惟二臣節省愛民觸忤權貴浙省連歲災傷死
者過半志聰科擢不已乞召還而以浙江織造專委本
省鎮守太監竝宥卿仲道復職疏入上以爲妄言狂率
切責之 甲子侍郎胡世甯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諸
臣有廷杖死者馳疏言陛下踐阼之初臣以仁明武三
言進竊謂三者尤以仁爲本仁者生成之德明者日月
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震
之久或震之過皆足以干造物之和今廷臣忤旨辱以
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撻行殿

陞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無先存適莫于中時世甯方上疏諫遷顯陵遂竝前議禮疏上之上深嘉嘆至是疏入上雖不能從亦不忤尋召爲兵部左侍郎 乙丑陳洸復許郎中薛蕙交通前亳州知州顏木陷參將石璽父子事請下河南撫按官勘問蕙宜回籍聽勘詔蕙解任既而事白蕙南歸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以摠芻等方用事堅不赴 己卯命戶部左侍郎胡瓚提督宣大軍務都督魯綱充總兵官討大同叛卒先是大同之亂上命李

昆往曲赦叛卒擢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
從數騎馳入城諭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尙書金獻民總
兵杭雄出師甘肅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
亟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
督軍務以制其變遂有是命瓚及綱統京軍三千人往
未發而進士李枝解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
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枝出牒示之乃散時
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呼嘯勢乃益張攷異
明史
本紀書命胡瓚提督宣大軍務于十月己卯十月無已
卯已卯乃十一月十九日也明史稿作十一月己卯與
實錄合蓋明史
脫去一字耳
初張璠之議禮也南京禮部主事侯

廷訓與璉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卽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頗切直迨官南京復據宗法爲大禮辨時汪俊方遷禮部遂主之及尊稱已定廷訓心非之乃撰刻前書疏潛寄京師被訪得之竝及樂護華湘是月逮至京師下鎮撫司拷訊廷訓子一元方十三歲上書訟寃竟得釋護湘竝謫外任 十二月辛卯大理寺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請得以獄之大者爲陛下評之今廷臣以議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爲首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

羅玉查仲道等若干人以失儀就繫者御史葉奇主事
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小民許奏下獄者少
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
獄關係非輕臣妄議以爲諸臣皆所當宥者也乞陛下
大奮乾斷錄死者之後復成者之官釋逮繫者而正妄
許者之罪疏入以商臣賣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
調外任 癸巳寇犯遼東甯遠等堡守備閻振與戰敗
之 乙未巡按御史王官奏大同叛卒于十一月十一
日聚衆格殺知縣王文昌其勢方熾今胡瓚等大兵壓
境人心動搖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與鎮巡等

官密計圖之乃命瓚等暫駐兵宣府尋叛卒復聚衆圍
代王府脅王具奏請赦王急攜二郡王走宣府避之而
巡撫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
勿遣上責以阻撓衆心必獲首惡郭鑑等時天祐所報
罪人姓名乃叛卒詭以昔日行劫已死之岳世美等具
上與中官王觀所報之郭鑑等不同故奉旨切責令嚴
限追捕以功贖罪 戊戌遼東賊作亂主事王冕死之
冕初爲萬安知縣佐王守仁平宸濠守仁旣封冕未及
叙坐他事落職已錄前功擢爲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
會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冕趨避冕

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
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事聞

贈光祿少卿命有司祠祀之 丁未以甘涼寇退召兵

部尚書金獻民還

攷選召金獻民還明史稿系之丁未
據奏捷之日也明史本紀系之王子

據論功班師之日也
今茲書之于丁未

已酉總督宣大侍郎胡瓚奏禽

首惡郭鑑等十一人得旨斬首梟示先是瓚承敕駐師
陽和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等以計禽鑑等既
誅撫定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復糾
徐瓊兒等夜殺勇家口十餘人又燬登等家瓚言非盡
賊不可上乃切責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

敕瓚仍駐宣府無何天祐捕繆璉兒等瓚等遂請班師
戊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璉疏寓書門人喬宇曰
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
大議璉等既驟顯頗引一清上亦以一清老臣特起用
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至是凡三爲總制溫詔褒美比
之郭子儀云